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第十一回 鄉曲辦洋行訪友 小滑頭酒館談心

話說孫達卿見了小舅子趙金哥，聽說老婆趙氏，帶著兒女出來了，心裡老大不高興，皺眉道：「好端端在家裡，趕出來做什麼。」金哥道：「在家鄉尚能夠好端端過日子，也決不肯趕出來的。姊夫自己總也很明白，四年工夫，教他吃點子什麼，穿點子什麼。」

達卿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們到棧房裡去罷。」

二人出了祥記春號，僱了兩部東洋車，不一時早到了寶善街天福棧。進門上樓，金哥領導進房。趙氏一見丈夫，撲上前兩手抱住，要說話時，那裡還有一句。淚如泉湧，只說得一句：「不意還有見著你面的日子。」

已嗚咽不能成聲了。兩個孩子，已不復認識父親，瞧見娘哭，也陪著出眼淚。金哥雖然勢利熏心，見了這副情形，也不覺天良發現，滴下淚來。達卿心腸本是鐵石做成的，說也奇怪，才被趙氏一哭，不知不覺竟會柔軟起來，連說：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有話好好的說。」

趙氏聽說，嗚嗚咽咽，更哭得氣都透不轉。阿玉見娘哭的利害，不知遭著什麼事故。拖住了趙氏，哭喊媽媽，喊個不住。夫妻父子，亂哭了一會子，方才漸漸止住。趙氏道：「你這個人倒好，四年工夫一回都不轉，可是不要我們了。」

達卿道：「皆因店裡忙，抽不出身子。我也很願意回家呢，你們女娘家不出來做生意，哪裡曉得男人家難處。」

趙氏道：「湖州人在上海做生意的，也不止你一個，人家都年年回來的，就是不回來，錢也總有得寄回。你自己去想罷，家裡又沒有家當，四個年頭，穿吃用度，教我拿什麼來支付。我自己餓煞了倒也罷了，兩個孩子是你生的，活剝剝餓煞，心裡怎地過的去。你在上海開心，那裡曉得我們的苦。東西當的不能再當，賣的不能再賣，凡是認得的人家，親戚朋友借貸也借的不能夠再借。飯是不必說，連薄粥也喝不起了。」

達卿道：「不必說了，那都是我的不是。現在到了上海，我總替你們想法子，大家有粥喝粥，有飯吃飯，已前的事，我現在懊悔也已不及，你也不必再提起了。」

趙氏才教阿玉過來見父親，又叫阿麟走過來，向達卿道：「你出門時，阿麟才滿月呢，現在已這麼樣大了。可憐他今日才認識你爹呢。」

達卿也覺淒然，雙手抱起阿麟，左右開弓的香了兩個面孔，向趙氏道：「棧房裡開銷大不過，我們外邊去看房子罷。」

趙氏道：「我們飯沒有吃呢，清早起來每人只吃得兩塊瓦片餅，肚子又有點子餓了。現在找著了你，可不用憂了，你總有飯給我們吃了。」

達卿笑道：「自然自然。」

於是一同出外，趙氏和金哥都是第一回到上海，瞧見了兩旁的店舖，來往的車馬，都覺異常好看，不住的停趾觀看。達卿領妻子小舅，先到小飯店飽餐了一頓，然後瞧看房子，在法界八仙橋堍紫來裡，租定了半間前樓，租金每月二元。又到棕榻舖買了兩張棕榻，一個台子，兩條凳子，又辦了些風爐鑊子之類，胡亂做起人家來。達卿留金哥家裡住幾天，金哥正中下懷，就答應下了。那棧房錢也是達卿算掉的。這夜達卿就在家裡住宿，次日起身，金哥問姊夫：「正記洋行在那裡？」

達卿道：「那是在黃浦灘，你問他做什麼？」

金哥道：「錢家媽托我帶封信給他兒子耕心，今天想替他送去。」

達卿道：「也好，我要到店去了，你回來到我店裡來吃飯。」

達卿去後，金哥懷著錢家媽那封書子，徑向黃浦灘來。走了一會，看是到了，遠遠望見高牆上正記洋行四個大字。還有幾行外國字，卻不認得。緊行幾步，走到洋行門首，見正在上貨。挑夫絡繹不絕，扛著很大的貨件，跌撞而來。有一個穿呢（ㄛ滿）馬褂，戴著眼鏡的，像是管帳先生，站在門口，向黃浦呆望。旁邊一個挑夫，拄著扁擔，與他們講話。金哥上前拱手問：「錢耕心可在這裡？」

那先生也不回答，只嗤的一笑，仰著臉竟直不睬。金哥沒了落場，訕訕半響，正要走開。倒是那挑夫用手指道：「你要找人，到帳房裡去問，這裡是棧房，那裡有什麼人。」

金哥照他所指地方瞧去，果然一片紅磚矮牆，門口掛著一塊銅牌，隱約是正記洋行四字。金哥走過去，見是所很高大洋房，場面兒異常氣概。兩扇玻璃門，閉的緊緊的。望進去時，靜悄悄不見一人。地下青石階沿，掃得潔淨無塵。

金哥不敢亂叩，徘徊觀望，一眼瞧見了掛著那塊木牌，上寫有中國字。仔細瞧時，見是「送信、收帳人等，概由後門出入。行主持白」幾個行體半草字，想要問後門在那裡，又苦沒個人進出，無從探問。正在沒做道理處，忽見玻璃門呀的推開，咕噠咕噠跑出兩個外國人來，嚇得金哥退步不迭。

這一慌，倒慌出個急智來。心想：既說後門，諒總在後邊了，我只沿著牆兜過去是了。兜到那邊，果見另有個門口，規模倒也不小，門口掛一塊黑漆金字小招牌，大著膽走進去，左右張望。見洋房的百葉窗盡都開著，玻璃窗卻沒有開，不知從那條路進去。暗說不好，這所在不好瞎闖的。徘徊了一會，又不敢聲喚。恰好幾個挑夫，拖著扁擔裡飛跑，直跑進旁邊那扇小門裡去。

金哥跟隨進去，見門口也有一塊小招牌，寫著正記洋行帳房六個字，下底又畫著一隻手，伸兩個指頭望門裡指著。走到裡邊，見兩行都是高頭櫃台，約有二三十個人，在那裡忙碌碌的不得空隙。等候多時，沒個人來詢問。只得揀一個年輕學生，表明來意。那學生把金哥打量一回，隨手把壁間繩頭抽了兩抽，就有個打雜的應聲而至。學生叫「去喊小錢來，說有人在找他。」

打雜的去後，金哥掩在一邊。等了個不耐煩，方才見錢耕心穿著淡竹布長衫，長衫上另罩著個女人飯單似的東西，紮縛得緊緊的，十分即溜跑到帳房，連問：「是那個，是那個？」

一見金哥，怔了一怔，隨說：「是你呵，幾時來的？我們樓上去坐坐罷。」

金哥回說「前天到的。」

跟著耕心，穿過帳房，轉兩個彎，才是樓梯。耕心叫腳步放輕點子，兩人躡手躡腳，蹭到樓上。耕心推開一扇小門，悄說：「就這裡坐坐罷。」

金哥舉眼瞧時，窄窄一角外國房子，很像截斷巷堂一般，滿地上七橫八豎堆著許多鋼鐵玻璃器具，靠窗一隻板支的半桌，一只骨牌凳。金哥道：「你一竟得意呀。」

耕心慌忙搖手，叫他不要說話。一面摸出一支香煙，划支自來火，敬給金哥。金哥慌忙起身來接，正要告訴他家裡有信，忽聽浙鈴浙鈴浙鈴一陣鈴響，大有似乎鬧鐘報時刻的聲音。耕心跳起身，慌說：「你坐會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說畢，掩上門匆匆去了。這門外常有外國人進出往來，履聲殼殼，嚇得金哥屏息危坐，捏著一把汗，一聲都不敢聲，一喘都不敢喘。好一會，耕心推門進來，手中拿兩個空洋瓶擦在地下，囑金哥：「再等會子，完結快了。」

仍匆匆掩門而去。金哥一枝香煙已經吸完，瞧桌上時，見七橫八豎亂堆著幾本書，翻來看時，卻是《粉妝樓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楊家將》、《五虎平西》之類，隨手拿一本看了一會，才見耕心進來，已另換了呢（ㄛ滿）馬褂，時路行路，連緞鞋小帽都嶄然一新。笑說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們外邊去談罷。」

一手讓金哥先行，一手拽門上鎖，同下樓來，依舊經由帳房，轉出旁邊小門，沿馬路一徑行來。金哥才說：「府上老太太，有

封信托我帶來，那裡曉得耕兄竟貴忙得很，現在可能交給你了。」

說著摸出信來。耕心連稱：「費神的很，費神的很。」

接過信，也不拆看，只向袋裡一塞，一面道：「你不曉得，今天還是禮拜六呢，倘是閒常日子，總要下午五點鐘敲過才有空，你來的總算還巧。」

金哥道：「你一個月賺多少錢？」

耕心道：「也有限的很，工錢只有得十六塊洋錢，連外快並算，強強三十塊左右。」

金哥舌頭一伸道：「毛三十塊錢一月進益，還說有限麼。我要做到近十個月呢，像我在裡頭，總算出息很好的了，卻只有四甲大錢一月。」

耕心道：「倒是你好呢。你雖賺得少點子，在裡頭沒甚費用，倒來得實惠。上海地方，可比不得內地。場面是要繃的，應酬是罷不來的，洋行裡又沒有飯吃，煙茶一切都要自家破鈔。夜裡又要另租房子，行裡是不能耽擱的。一樣樣開銷下來，能剩有多少。」

金哥道：「那是我們如何曉得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今回怎麼忽地到上海來，可是白玩玩，還是另有什麼貴幹？」

金哥道：「沒有事怎地會來，我是特陪阿姊來找姊夫呢。」

耕心道：「令姊丈也在上海做生意麼？」

金哥道：「來了足有四個年頭了，他在祥記火腿棧做帳房。」

耕心聽了祥記火腿棧五個字，心裡忽然一動，問道：「這祥記火腿棧，不是開在洋行街的麼？」

金哥道：「正是在法租界洋行街。」

耕心道：「祥記裡老大馬靜齋，他的女孩子生的異常漂亮呢。」

金哥道：「你怎麼認識的？」

耕心道：「豈但是認識。」

金哥道：「難道還有別的交通麼？」

耕心道：「豈但是交情。」

金哥道：「奇了，人家的女孩子，漂亮不漂亮，你會曉得，那總是認識的了。又說是不止認識，進一層總是有過交情的。又說是不止交情，到底是什麼呢？可真玄煞我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我與你是從小軋到大，總算得著老朋友了。難道我的脾氣你還不曉得麼？」

金哥道：「你這人是個色鬼，從小喜歡軋在女孩子隊裡擾的，擾得女孩子打著罵著，你還伸伸舌頭得意的了不得，害的女孩子母親都咒罵你小濺死，輕骨頭，我怎麼不記得。你這會子到了上海，做了生意，難道老脾氣還沒有改掉麼？」

耕心道：「脾氣如何會改，要改除是直腳。你我老朋友，今天橫豎沒事，就不妨同你仔細談談。」

當下回到寶善街得和館，上樓揀副座頭坐下，要了兩壺京莊，幾個碟子，小酌起來。金哥問耕心：「你在上海怎麼的擾法？」

耕心道：「上海地方，玩耍所在，真是多不過。分起門類來，一種是出官的，一種是不出官的。出官的就是長三堂子、么二堂子、野雞堂子、花煙間，大家都曉得的了。不出官的，卻有台基、碰和台子、住家、小房子等幾種。在上海幾個老白相客，也都知道。我於這出官不出官兩種裡，已玩的不要玩了。現在卻有一種翻新花樣的白相所在，真是獨辟一徑，另有一功，新鮮的了不得。」

金哥道：「怎麼翻新花樣？是官派不是官派？」

耕心道：「自然總不是官派了。說他台基，又不像台基。說他碰和台子，又不像碰和台子。住家、小房子不用說得，更難得遠了。那台基是專管人家拉馬的。」

金哥道：「甚麼叫做拉馬，敢是開台基人兼做馬夫的麼？我昨天經過泥城橋一家大馬房，叫作龍飛的，見裡頭一大片空場上，二三十個馬夫，都拉著一匹馬在那裡兜圈子，銜頭接尾，走成個拷拷兒相似。想來就是拉馬了。」

耕心一口酒剛喝在嘴裡，聽了這話，不覺笑的噴了出來。金哥悄然道：「怎麼好笑，我講的沒有錯呀。」

耕心更笑得彎腰打跌，好一會才道：「謝謝你不要說這話了，你沒有到過上海，小說總也見過的。有部新出的《最近女界秘密史》小說，拉馬的事情敘述得要算清楚了，你難道沒有瞧過不成。」

金哥道：「甚麼《最近女界秘密史》我在湖州聽都沒有聽人家講過。」

耕心道：「怪不得你這樣不開通，連這點子新知識都沒有。現在瞧新小說，是最要緊一件事情。一切稀奇古怪新鮮事故，新小說裡頭竟沒一件不有，並且都載敘的明明白白。就是我方才說的那部《女界秘密史》是三大秘密書裡頭的一種。」

金哥道：「甚麼三大秘密書？」

耕心道：「就是上海鴻文書局出版《上海秘密史》、《女界秘密史》、《官場秘密史》三種秘密小說。《上海秘密史》專講上海地方各種說不出、料不到的稀奇古怪事情。《女界秘密史》是專講女界的。《官場秘密史》是專講官場的。」

金哥道：「我都沒有瞧過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沒有瞧過，所以就把溜馬錯認做拉馬。你瞧見的乃是溜馬，並不是拉馬。駕在馬車上的馬匹，閒著時光盡他閒著，那馬就要生病，所以小馬夫牽著馬不住的跑來跑去，名兒就叫溜馬。」

拉馬是做媒的別名，凡到舞台上玩耍，沒有相好，開台基的就替你四路八方去喊人，喊了來盡你揀選。或是只喊一個人來，竭力替你撮合，那通叫做拉馬，又叫做拉皮條。碰和台子，明說專備人家碰和的，裡頭陳設也同堂子差不多，也有絕漂亮的女子出來應酬，只要錢多，其實也可以住夜。

現在珊家園這家，卻奇怪的很，門口掛著公館牌子，照他場面兒的闊綽，一定要猜是大台基。其實倒又並沒拉馬，人家跑進去，總是賭為正莊，人物卻沒有台基的龐雜，走的幾個都是上海的表表者，在商界裡頭極有名譽的，男男女女都有。跑進去適意是極適意，舒徐是極舒徐，你要什麼就是什麼，只是錢花的也異常利害。今春初我們湖州一個富翁，就在這地方花掉了十三萬銀子呢。」

金哥驚道：「竟花掉了十三萬銀子，是怎麼樣花的？」

耕心道：「無非是賭之一字，他們又起麻雀來，五百塊底，一千塊底，沒什麼稀罕。弄得高興，五千塊底，一萬塊底，也要碰的。自然輸起來就要十多萬亂輸了。並且他們又麻雀，又不是規矩的，抬轎子是常有的事。動不動還要三吃一，你想怎麼能夠不輸。」

金哥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是開賭的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也不止是賭錢一樣，你喜歡女色，他也有。他這地方，原是男混女雜的。不過原要你自己放出本領來弔膀子，會弔膀子就能夠玩耍，不會弔膀子，只好瞧著人家開心。他這地方，凡是上海闊公館裡頭的姨太太、少奶奶、小姐們沒一個不到。我曾替他取過一個名兒，叫做弔膀子總會，倒確切得很。」

金哥道：「弔膀子又是什麼？」

耕心笑道：「你連弔膀子都不懂，也會跑到上海來。弔膀子就是軋餅頭的別名。」

金哥也笑道：「軋姘頭竟爽爽快說軋姘頭，怎麼也起起鬼名來。弔膀子不弔膀子，弄這許多玄虛。我且問你，這弔膀子總會是不是就是甚麼女總會？聽說上海有個女總會，是開在珊家園。你說弔膀子總會，可就是這個。」

耕心道：「不是，珊家園的女總會，早消滅多時了。」

金哥道：「現在可還有？」

耕心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不過不在珊家園罷了。現在女總會，開設的地方秘密異常，開在一家紡紗廠裡頭，真是人不知鬼不覺，那些巡捕房裡的包打聽巡捕，見了這樣規模宏遠的大工廠，休說去拿捉，連問都不敢問一聲兒。」

金哥道：「這也巧極了，只是你怎麼能夠認識馬靜齋的小姐呢？」

耕心道：「自從珊家園有了這弔膀子總會，上海幾個會玩的人沒一個不去玩他一下子，我也跟著朋友進去見識見識。」

金哥道：「你也賭錢麼？」

耕心道：「我那裡賭得起，一年賺下來的錢也不夠一副牌的輸贏。好在這地方不賭錢也可以，我不過是瞧瞧，不意就碰見了馬靜齋的女兒。說也奇怪，那馬小姐初次會面，就蒙他十分有情，似笑非笑的向我連丟了四五個眼風。我眼珠子溜到他身上，他眼珠子齊巧也溜到我身上，我們兩對眼珠子、四條燦亮的眼光，齊巧射成了交互線，我就乘便走過去，走到他身旁，半真半假的同他攀談，十句中居然蒙他也回答了二三句，我就約他一枝香吃大菜，多蒙他竟點頭應允。就吃大菜時光。盤問他，才知是馬靜齋令愛。金哥弟，我錢耕心是個光身子，可是瞞不過你。我在這種地方弔弔膀子，並不光是貪色，也無非在經濟上邊謀點子貼補。」

金哥道：「上海風氣行倒貼的麼？那真便宜透頂了。又有得開心，又有得錢用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休要羨慕，那也是本領掙來的，頗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不信時，你去試試就知道了。」

金哥道：「我倘然有朝在上海做生意，一定投拜你為師，請你教導教導。」

耕心道：「照你這點子聰明，如果肯留心學習，出道起來，倒也是員健將。」

金哥聽了，眉飛色舞，好似當時已經學習成功了一般。耕心又道：「我曉得馬靜齋是祥記火腿棧經手，必定有點子想頭，心裡高興的了不得。吃過大菜，又陪他新舞台去看戲，他才問我姓名，並做什麼生意。」

金哥道：「你自然總直言奉告了？」

耕心道：「我告訴了他在洋行裡當西崽，他還肯同我要好麼。」

金哥道：「你怎麼說呢？」

耕心道：「我告訴他姓王，名字叫心耕，在正記洋行做翻譯，賺一百塊錢一月，行裡的總買辦就是我嫡親哥子，家裡有著五十多萬家私，卻都是哥哥掌管著，只要我一成親，可就要分家了。兩人哈甫，我就有二十五萬家私穩穩到手。」

金哥笑道：「虧你吹這好大的牛皮，被他打聽了出來便怎樣？」

耕心道：「打聽了出來怕什麼，我說的是王心耕，我橫豎不叫什麼王心耕。」

金哥道：「竟會調這樣的槍花，佩服佩服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住在上海灘上，不調槍花是不能過日子的。全靠槍花大，日子才過得快活。我吹了一泡子牛皮，他竟相信的了不得。看過戲，就同他到鹿鳴旅館住了一夜，從此總算有過相好了。就這夜被我一陣甜言蜜語，哄到來伏伏貼貼。後來小房子也是他去租的，一切開銷也是他的，連我的零用費、衣著都是他一個兒供給我。現在我和他知己得一個身子相似，所以告訴你不止是認識，不止有交情，你明白不明白。」